



渴望

渴望良知

KEWANGLIANGZHI



陆秀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渴望良知

陆秀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渴望良知 / 陆秀雅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5. 5

ISBN 7-5317-1802-2

I. 渴… II. 陆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46048号

渴 望 良 知

作 者 / 陆秀雅

责任编辑 / 宋玉成 刘 薇

封面设计 / 赵菁华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0

字 数 / 180千

版 次 / 2005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/ 1-8000

定 价 / 22.00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802-2/I·1670

作者简介

陆秀雅, 1963年生,
浙江新昌人. 当过兵、记
者、剧团编剧、导演、国
企总经理。1984年开始发
表文学作品, 著有中、长
篇小说及一些大型戏曲剧
本。本书是继长篇小说《
举报者》之后的又一力作。

责任编辑：宋玉成 刘薇

装帧设计：赵菁华

第一章

人们生活着，总是希望日子如流水一般不知不觉地过去，千万别突然面临什么不幸。然而，人们的愿望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，不该发生的，和该发生的一样，说发生就发生了，仿佛这才是不争的事实。

赵根福现在着实感到这话说得一点没有错。他和他的村里人，眼下就突然面临莫大的不幸了。今天下午，宋家浩突然找来，把装有六十多万元现钞的拷克箱往他眼前一撂，说是把村里的三百多亩溪滩地卖给县里开化工厂的陈海山了。陈海山一下子买去这么多的土地，为的是把他的那家化工厂搬迁过来。宋家浩是五户村的村长兼支书，赵根福是村里的会计。宋家浩把钱交给他，是要他这个当会计的把卖溪滩地得来的这些钱分下去。赵根福当时听得头都大了。陈海山办的那家化工厂叫做环龙化工厂。在县里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厂对环境污染得厉害，排放出来的废水流到哪里哪里遭殃。浇庄稼，庄稼不活，牲畜喝了会得病

而死，取出的肺还是红色的，有的还发黑。人们知道那废水毒得要命，不敢喝被污染的水，可防不胜防，死亡率莫名其妙地直线上升，总是死于癌症。为了这样的事，深受其害的人们不甘受毒，吵过闹过不知多少次了，但没有结果。最近一次，有两万多人把环龙化工厂包围了起来，扬言要把厂子砸了，县里出动了大批公安，事情才没闹大。陈海山那家化工厂办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，但五户村坐落在山沟里，两者相差四十多里路，可以这么说，不管陈海山的化工厂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，也跟五户村的村民沾不上边。现在，赵根福一听说宋家浩把村里的三百多亩溪滩地卖给陈海山搬厂，当然是慌了。

此刻，赵根福蹬着自行车，已经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县里。他赶来县城，为的是找宋家林。宋家林是他们村里人，在县城的一家保安公司里做保安。赵根福觉得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宋家林是惟一能替大伙拿主意的人。

由于晚上没有月亮，进入冬季的太阳刚落下，天空就仿佛被湿墨渲染过似的，黑得像一个无底的深渊。

然而，县城里的景色，在这时候却变魔术一样地美妙起来。建江县处在东南沿海一带，却是山区里的一个小县，总人口六十多万，不临海，不通铁路，更无机场，仅有一条省道公路过境，至今还是个国家级

贫困县。摘不掉贫困的帽子，无疑是因为地方经济搞不上去。不过，建江县的县城还是有几条漂亮的大街。大街两旁醒目的酒店、歌舞厅、洗头房、桑拿中心、美容院等一家挨一家地开着。当太阳沉没时，这里就犹如深谷栈道，人流如潮，车辆川流不息。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，仿佛太空里所有的星星都溅落于此，给人无限华丽而又非常柔和的感觉，把一种浓厚的现代化都市气息播扬到县城上空。也就是说，建江县虽还是个贫困县，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于时代。

赵根福没心情留恋夜幕下大街上的绚丽辉煌。他蹬着自行车匆匆穿过大街，拐进一条极不起眼的小街道。这里跟大街上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，路灯有一盏没一盏地亮着，路面也坑坑洼洼，而且空寂得近乎无人。赵根福在这条街上骑了一段路，最后拐进一条还要阴暗的巷弄，宋家林住着的就到地方了。

这时候，宋家林却还没回来。

天一黑下来，花店里的生意就淡了。

忙了一整天的思甜就开始收拾该收拾的东西，该放哪里放哪里。开花店更讲究井然有序，千万别让客人走进来一看觉得乱糟糟。思甜每天都是这样做了才关门离开。

不过，思甜现在打理的这片花店，不是她自个儿开的，是宋家林拿出所有的积蓄，再从一个叫做秦志成的朋友那里借了一些，才租店面开起来的。宋家林凑钱开花店，也不是他自己想做小老板，而是让思甜走出生存的困境，让思甜生活有着落。

思甜是个川妹子。几年前，她和同村的女孩燕子为讨生活南下，来到了建江县。燕子到这里不久，就进了一家歌舞厅当坐台小姐，而思甜进了一家私营羊毛衫厂打工。可她打了一年工，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拿到。她找老板要，老板每次都说现在没钱。思甜背井离乡出来打工，地生人不熟，不知道如何对待这样的事，可养活不了自己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她一气之下，就跟着燕子做了坐台小姐。别的事，她会一时糊涂，但她对自身的天生丽质不糊涂。也就因为她要身材有身材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进歌舞厅不几天，就被环龙化工厂的老板陈海山看中。小姐傍大款，大款喜爱新面孔。陈海山一见钟情，就用车把她从歌舞厅里领走。把坐台小姐从歌舞厅里带走，也就是买钟，尽兴了送回来，按钟点计费。可陈海山没把思甜送回来。陈海山见思甜是个黄花闺女，别的男人还没碰过，又姿色出众，就有了别的念头。他希望思甜为他生个儿子。陈海山家里有老婆，由于生了三个女儿，违反计划生育国策被强制结扎。老婆被结扎那时候，陈海山还没发迹，要老婆不被结扎，是件无能为力的事。这会儿，陈海山做成了大老板，他的企业是县里最大的，连国有的也

没有一家比得上。他日进斗金，有用不完的钱，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差不多可以随心所欲了，惟独难以叫结扎过的老婆再给他生儿子。而且他老婆人老珠黄，也没那个本事了。陈海山当着思甜的面许诺，能为他生下个儿子，就给二十万。思甜咬咬牙就答应了。她想，要是运气好，十来个月过去，就有二十万，那是一辈子也挣不来的。也仿佛心想事成似的，她就真的一下子为陈海山怀上了个儿子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没想到的是，思甜替陈海山生下个儿子后，陈海山却翻脸不认人了。思甜出院后，不停地找陈海山，开始是要钱，后来不想钱只想看一眼孩子就心满意足。陈海山开始是不理不睬，后来恼羞成怒，说思甜向他敲诈勒索，叫公安把她抓去过堂，要她好自为之。思甜被拘留了几天，从公安局里放出来的这天，她万念俱绝。她想所有的屈辱都是自寻的，无须向谁声张，不怨天怨地只怨她自己。当天深夜，她便跳进了城边的江里，想就此结束年轻的生命。但想不到的是，她却被素昧平生的宋家林一救再救。当时，她是横下一条心要一死了之的。宋家林把她从江里救起送进医院抢救过来后，她仍从病床上跳下来，奔到大街上要撞车自绝，又被宋家林救了下来。她见自己一时死不了，就绝食对抗一刻也不离开地守住她的宋家林。后来，她饿昏了，被再次送进医院里抢救。当她这一次苏醒过来睁开眼，第一眼见到的仍是宋家林时，终于心头一热，泪水犹如决堤般涌了下来。

这事发生在半个多月前，也就是说，思甜在那时才认识宋家林。

思甜拿起扫帚，一点点打扫散落在地上的花瓣和落叶时，燕子从门外进来。同乡姐妹，现在身处异乡，她和她就是最亲近的人了。有事没事，都会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聊聊。可最近燕子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。

思甜停住手，有点儿不高兴地说：“燕子，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？好多天没见着你的人影。”

燕子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先点根烟抽着，用手打了一下吐出来的烟雾，然后才挑挑眉头不无夸张地说：“我是鸡婆，能躲到哪里去呢？当然是狗咬脚后跟一样慌着疯着豁出命来赚钱养活自己。你没见到我的人影，是因为我做了一星期的包身鸡婆。”

思甜没想到燕子会这样说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燕子看着思甜，叹口长气说：“可你是因祸得福了！我以为这世上有良心的人早死绝了，没想到还偏给你留着一个！”

思甜喃喃地说：“我也想不到他的心地会这么好！”

燕子突然把手拍到思甜的肩膀上，说：“对了，宋家林对你这么好，就像是你前世修来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嫁给他？喏，我可是正儿八经跟你说，现在有棵大树让你靠了，你不争取，自己也对不起自己的，嗯？”

思甜心情有点复杂地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对他很不公平！”

燕子怪着脸说：“你也真是死心眼，我们又不是天生就愿意做鸡婆，还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那样。”

思甜沉默。

燕子看了一下表，摆摆手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说到底还是你自己的事。你眼前放着机会，想要不敢要，舍不得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我也得上岗去了。”

思甜知道她要上歌舞厅去接客了，说：“燕子，我想你还是别再在歌舞厅里做下去了……”

燕子听了这一句话，自嘲地笑一下，说：“思甜，你现在有个人救你脱离苦海，我可没那么走运啦！除了做鸡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做鸡至少比打工要好，现炒现卖，人家付现钱。”

燕子说完，屁股一扭，像旋风一样往外走。

思甜感到无奈，只好不无忧戚地目送燕子走出去，然后重新拿起扫帚扫地。她把花店收拾干净后，静静地坐下来等待宋家林的到来。宋家林每天下班后，总是来花店带上思甜一起走。这不是思甜要求宋家林这样做，而是宋家林下班后回家，反正要从这里经过，顺路带上她而已。思甜现在无依无靠，也在宋家林那里住。

赵根福蹲在门口，没等多久，宋家林就回来了。他一见到宋家林，本来会迫不及待地告诉宋家林村里所发生的事，可见宋家林身边多了个他不认识的人，又犹豫住了。宋家林救助思甜的事，都过去半个月了，直到现在，除了无意中知道这事的人，宋家林连家人面前也没提起过。

赵根福很想知道思甜究竟跟宋家林是什么关系。宋家林过去有过女朋友，那个曾是宋家林女朋友的人叫梅珍，和他们同一村，可梅珍现在已嫁给了村长宋家浩。进屋后，赵根福等思甜进小厨房做晚饭时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家林，你有女朋友了？”

宋家林仿佛经他提醒才想起这事似的说：“哦，她叫思甜。这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吧。”

赵根福察觉宋家林有难言之隐，就不再多问，言归正传说：“家林，我来找你，是因为咱们村里出大事情了！”

宋家林一时想像不出他们村会出什么大事情，就随口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赵根福使劲咽了口唾沫，说：“县里大名鼎鼎的陈海山，要把他的那个害人化工厂搬迁到咱们村里！”

宋家林仍一脸惶惑，说：“这不可能吧？！头几天，就有几万人包围他的那个化工厂，差点把厂砸了。根福，我倒听说县里新来的何县长对这事很重视，专门召开办公会议，做出了决定，责令环龙

化工厂必须在三个月内把废水排放处理得达到国家规定标准，可没听说陈海山要搬厂这回事。”

赵根福噤着嘴说：“家林，几万人站出来反对陈海山也好，县里的领导也好，他们会担心人多势众，把事情闹大了招架不住，也不好收拾。你听到的肯定是幌子罢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你是知道的，咱们五户村就二十多户人家，老老小小站出来不过八十多号人。拣柿子捏软的，陈海山要把化工厂搬进咱们村，这事才是真的！”

宋家林还有点不敢相信，说：“根福，那你是听谁说的，陈海山会把他的化工厂搬进咱们五户村？”

赵根福见宋家林还不信他，愈加打不起精神，涩涩地说：“我哪里是听谁说，这事其实早就发生了，只不过我们被蒙在鼓里罢了！今天下午，家浩突然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他把村里那三百多亩溪滩地卖给陈海山了，每亩卖价只值两千块，一共六十多万，协议签了，钱也拿回来了。他找我是要把那些钱按村里的人头数平均分了。他还说，这是给村里人做了件大好事，以后村里人就可以到陈海山的化工厂领生活费，每人每月八十块！”

宋家林终于完全相信了，坐不住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根福，那你把那些钱分了？”

赵根福垂着头说：“没有，这样的钱我哪分得出手！这样的事，我连讲也不敢讲给别人听。我

拿不了主意，所以赶来找你商量！”

宋家林说：“对了，那三百多亩溪滩地是村里人的口粮地，难道是家浩一个人做主，说卖就卖了？”

赵根福说：“家林，家浩是你的堂弟，他的人怎么样，你最清楚。他现在当村长又当村支书，对他自个儿有好处就乱办事，没好处就不办事，说他胆有多大就多大，哪还有什么不敢一个人说了算的？他现在把村里的溪滩地卖给陈海山，等于把村里人的命都给卖掉了。我敢肯定，他收了陈海山的好处！”

宋家林有点气不打一处来了，愤慨地说：“我看他是昏了头了！”

赵根福不安地望着宋家林，说：“家林，我不说你也知道，陈海山办的化工厂一直红红火火，每年上税，县里数他最多，县里的头头脑脑没有不看重他的，他也就没有摆不平的事。咱们这些老百姓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没想到的是，怕啥来啥，眼下轮着咱五户村倒霉了！这样的事，你说能有方法挽回吗？”

这时候，思甜把饭做好了。晚饭做的是面条。她端两碗出来，放到小餐桌上，然后又回小厨房里去。赵根福跟宋家林议论着的事，她都听到了。提起的又是那个陈海山，这对身受过其害的她来说，心里是说不出的堵了。

宋家林见饭做好了，就招呼赵根福：“先吃饭吧！”

赵根福说：“我没胃口！”

宋家林看了一眼赵根福，然后把自己那一碗端起来，说：“你不吃饭，这事就能解决了？”说完，吃了起来。

赵根福一见宋家林这模样，心里一凉，以为宋家林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感到失望了，说：“家林，我想我该走了。”

宋家林说：“还是吃了饭再走吧！”

赵根福说：“我真的没胃口！”转身欲走。

宋家林见赵根福执意要走，说：“那你回去后，也别把这事说出去……”

赵根福用责问的口吻说：“眼见遭殃了，你还想叫我隐瞒大家？！”

宋家林叹口气说：“根福，我不是这意思。这事太突然了，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陈海山是个不简单的人，这件事也就不会简单了。你得先让我仔细想一想。你放心，这事我不会捂着不管，眼睁睁看着陈海山把他的工厂搬进咱们村！”

赵根福明白了，歉疚地说：“家林，那是我想歪了，对不起！那好吧，我就等你的消息！”

赵根福一声不响地走后，宋家林还是勉强地把一碗面吃完。思甜静静地站在厨房门口，见宋家林放下碗，就过来收拾。她本来想收拾起碗筷就进厨

房去洗的，不知怎么的，却忍不住地说：

“家林哥，你想站出来阻止那个陈海山搬厂？”

宋家林肯定地点点头，然后说：“对了，思甜，我要出去一下。”说完，他也不管思甜有什么反应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宋家林匆匆忙忙出来，是要找一下秦志成。秦志成是他的朋友，高中时的同学，他想秦志成当着县环保局的局长，准知道这件事。

秦志成正在家里吃晚饭，突然接到宋家林打来的电话。宋家林只在电话里说声你出来一下，就把电话挂了。秦志成也没多想，就出来了。两个人在街头见了面。

秦志成见宋家林的情绪不太对劲，说：“怎么了家林？你急着找我，是不是出了恼人的事？”

宋家林直直地看着秦志成，迟疑片刻，突然说：“志成，你现在是不是学得虚伪、乖巧了？”

秦志成感到莫名其妙，说：“我们俩做朋友，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还能不清楚？对了，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，究竟什么事情？”

宋家林舞了一下手，说：“喏，县里新来的县长何鹏，你说他是你大学里的同学，还很谈得来，